

京劇彙編

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

第三十九集

救雪艳

一捧雪

审头刺汤

傅氏發配

雪盃园

收雪艳

祭雪艳

京剧索编

第三十九集

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

京 剧 彙 編 第三十九集

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：4 11/16 插頁：2 • 字數：103,000

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,3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249 定价：(7)0.42元

前 言

編輯“京剧彙編”的目的，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、戏曲团体、剧作家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或演出的資料，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，得到保存、傳播、繼承和發揚。

“京剧彙編”的資料，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、老艺人、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，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，對繼承戏曲遺產、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、改編工作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。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，按篇幅長短，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剧目編作一集，陸續刊行。

“京剧彙編”所收的剧目，曾搜集同一剧目幾種不同的底本，加以校勘；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幫助訂正；年久失傳，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，仍照原本刊出。校勘的工作，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，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，加以改正；間有過分冗雜，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，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，略作刪動。

京剧傳統剧目，流散各地的很多，“京剧彙編”所收的剧目，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。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，協助發掘，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，使“京剧彙編”成為京剧遺產的忠實紀錄。

由于資料有限，未能盡選善本；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，在編審、校勘、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點，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。

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

目 录

救雪艳.....	1
一捧雪.....	32
审头刺汤.....	57
傅氏發配.....	87
雪盃园.....	19
收雪艳.....	111
祭雪艳.....	132

一 捧 雪

提 要

明时，錢塘莫怀古，新任太常寺，还乡祭扫。遇湯勤落魄卖画，憐而收之，待如上宾，并荐与旧識严世蕃。

先是，美姬雪艳，原系宦門女，家遭兵变，誤入勾欄，逼娼不从，备受鞭打。莫見憐，贖为側室。

湯見色起意，报莫家藏宝杯“一捧雪”。严急索，莫以假杯献之，为湯識破。严大怒，限期抄斬莫氏滿門。莫因弃官，携雪艳出走。

湯复献計，世蕃即遣人星夜追赶。莫終被执，送与薊州总鎮戚繼光，令即斬首报京。

戚、莫本为世交。莫与义僕莫成貌似。莫成替主死。戚將首級报京，并藏“一捧雪”，遣莫投奔古北友人处。

首級到京，湯勤首告不实。世蕃大怒，立命錦衣衛陆炳拿戚审讯。湯往作証。陆得雪艳暗示，知湯来意，佯断雪艳与湯。湯狂喜，复認首級为真，案始了結。洞房之夕，雪艳刺死湯勤，亦自刎死。

世蕃又將莫妻傅氏母子發配边关。莫成子文祿，亦替主子莫豪前往。

七年后，傅氏遇赦得还，遂往薊州探夫墓。时莫怀古亦归省僕塋。夫妻相会，并收文祿为义子。

莫豪为师所救，更名攻讀，后任巡撫。恨父为戚所害，寻隙报复，及至戚府，重会“一捧雪”，举家方得团聚。

嗣經陆炳参奏，严嵩父子削官为民，乞討終生。

此剧由几家藏本凑成，前后情节难免有重复或迥异之处。为提供整理改編資料，除个别詞句略有更动外，并將“收雪艳”、“祭雪艳”附后，以供参考。

救 雪 艳

李万春藏本

第 一 場

莫怀古 (内)莫成帶路！

〔莫成背包袱、莫怀古騎馬上〕

莫怀古 (唱西皮搖板)

离家乡求功名京都前进，

但願得此一去直上青云。

卑人、莫怀古。乃浙江人氏。在省得中孝廉。娶妻傅氏，所生一子，名喚莫豪，業已入学攻書。明春乃大比之年，因此辞別我妻，帶領僕人莫成上京会試。若是得中，自不必說；如不得中，我有傳家至宝玉杯一只，名曰“一捧雪”，帶在身旁，獻与当今，亦能借獻宝得取功名。一路行来，已到苏州地面。看此地山青水秀，寒梅正开，好个小陽春景也！

(唱西皮原板)

莫怀古跨雕鞍風塵远路，

过关山越雪嶺来到苏州。

小陽春風光好寒梅欲吐，

一路上觀不尽美景清幽。

但願得此一去青云得路，

但願得此一去独占鰲头。

到城廂不覺得黃昏日暮，

天色晚叫莫成速把店投。

看此处已到苏州关厢。天色不早，你可上前打店，
在此休息一宵，明日早行。

莫 成 如此就請老爷下馬，待小人前去打店。

莫怀古 待我下馬。（下馬介）

莫 成 （看介）原来此处客店甚少。哦，这家倒也潔淨。店家
哪里？

店 家 （內）啊哈！（上）
孟尝君子店，千里客来投。
客官住店嗎？

莫 成 正是。可有上房？

店 家 后院有上房三間。

莫 成 接过馬匹，前边帶路！

〔店家接馬介〕

店 家 伙計們，多加草料！

〔众內应介〕

莫怀古 帶路！

店 家 随我来！

〔众进介。莫成卸包袱介，与莫怀古擲衣介〕

店 家 公文財物，交明櫃上！

莫 成 这包裹我們自己看守。

店 家 如若不交，可是失物不管哪！

莫 成 哪个要你来管？

店 家 客官用什么酒飯哪？

莫怀古 美酒一壺，下酒菜蔬备它几样。

店 家 是啦。（下，拿酒飯上）酒到、飯到。

〔莫成斟酒介；莫怀古飲酒介〕

雪 艳 (內)苦哇!

(莫怀古惊介)

莫怀古 店家，这是哪里来的女子啼哭之声?

店 家 客官有所不知，我們这店后头一牆之隔，就是妓院。新近买了一个姑娘，名叫雪艳，讀書識字，長的十分美貌。就是到妓院以来，这么些天啦，叫她接客，她就寻死覓活。鴇兒因此將她毒打。方才客官聽見的女子哭声，就是鴇兒又在打雪艳哪。

莫怀古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，为何流落妓院?

店 家 詳細情形，我不知道。听人說，这雪艳还是名門之后哪!皆因他父母双亡，他叔叔是个無賴子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为，就把他侄女詎到妓院卖给鴇兒啦。

莫怀古 原来如此，可憐哪可憐!

莫 成 老爷，一路風塵飢渴，快些用飯吧，管他作甚?

莫怀古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，墮落風塵，未免可惜。酒飯少时再用。店家，你領我前去妓院，一見此女!

店 家 (背供介)这位客官連飯都顧不得吃了，馬上就要去，可真有点兒急墮兒。

莫 成 老爷乃是文人举子，进京会試，豈可到那花街柳巷，随喜冶游?

(莫怀古欲行又坐介)

莫怀古 是呀，我乃文人举子，此等地方是去不得的。莫成言得極是。哎!我不去了。(飲酒介)

雪 艳 (內)喂呀，打死人了!(哭介)

莫怀古 啊，这女子哭声慘切，句句送入我的耳內。我聞此哭声，这酒飯怎能下咽?有道是：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豈可見死不救?店家，你还是領我前去。

莫 成 老爺，妓院乃是是非之地，老爺是斷斷去不得的！
莫怀古 我主意已定。憐香惜玉，人所同情。莫成你不要攔阻，好好看守“一捧雪”，我去去就來。正是：未跳龍門先訪艷。

〔店家、莫怀古下〕

莫 成 咳！只恐憐香惹禍災。這是哪里說起！（下）

第 二 場

嫖客甲 （內）走啊！
嫖客乙

〔小鑼。嫖客甲、嫖客乙上〕

嫖客甲 每天逍遙浪蕩，

嫖客乙 終朝問柳尋芳。

嫖客甲 兄弟請啦！

嫖客乙 請啦！

嫖客甲 昨天有人給我送信，說是咱們蘇州美廂妓院，新近來了一個妓女，名叫雪艷，長的十分好看。今天哥哥請你去打个茶圍，你瞧好不好？

嫖客乙 好極啦。咱們走！

〔圓場〕

嫖客甲 哎，說着說着到啦。走着走着！

〔嫖客甲、嫖客乙同進介〕

嫖客甲 有人嗎？

〔鴿兒上〕

鴿 兒 二位大爺來啦？請這屋里坐！

〔嫖客甲、嫖客乙、鴿兒同進介〕

鴿 兒 二位大爺可有些日子沒來啦。

嫖客甲 可不是嗎，我這兩天竟忙着兌款啦。

鴛 兒 这么一說，大爷您發財啦。我們可得托福！

嫖客乙 什么托福不托福，我們来了就为花錢来啦。赶快叫姑娘出来見見！

鴛 兒 孩子們見客呀！

〔四妓女上〕

鴛 兒 黛玉，翠紅，情情，惜惜。

嫖客甲 还是这些旧人兒？我都見過。不行不行！

四妓女 看不上咱們，咱們走吧！（下）

嫖客乙 你們这兒不是新来一个姑娘叫什么“水飯”嗎？

鴛 兒 雪艳。

嫖客乙 对，不錯，就是雪艳。你把她叫出来，我們看一看。

鴛 兒 大爷，您还提哪？雪艳这孩子从打到我們这兒来，每天哭哭啼啼，一叫她見客，她就寻死覓活。您賞臉，招呼別人吧！

嫖客甲 嘔！我明白啦。不用說，是看我們不像財神爷，故意摆这臭架子。我今天非見雪艳不可！

鴛 兒 大爷，您別生气，我給您叫她。（向內）我說雪艳哪，到前边兒，有人打听你哪。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打死你这不要臉的东西！

雪 艳 （內）苦哇！（上）

（唱）可嘆我清白身墮落妓院，

保貞节倒不如寻死自殘。

又听得那鴛兒惡声呼喚，

我只得含羞辱来到堂前。

媽媽，喚我有何話講？

鴛 兒 你这叫“明知故問”！咱們窑子里还有什么事？我叫

你見客去！

雪 艷 媽媽休得如此，我乃清白良家女子，怎能見客？

鴛 兒 有二位財神爺來啦，你趕緊上前招待！要是把財神爺着惱啦，輕者是一頓臭罵；重一重兒就許要了你的小命兒！

雪 艷 要命么，杀剛任憑于他。我、我、我是至死不能見客的呀！（哭介）

嫖客甲 好啊，这叫“給臉不要臉”！不給你点兒厉害，你也不知道老爺是誰。（挽袖介）

嫖客乙 大哥何必动气哪？咱們有的是錢，什么地方花不了？走着走着，何必跟她們嘔气哪？

〔嫖客甲、嫖客乙下〕

鴛 兒 （怒介）好啊！眼瞧着活財神爺，你都給气跑啦。眼睁睁的大元宝掙不到手。（拿打彩介）你不是不願意活着嗎？爽得我就把你活活的打死！

〔鴛兒打雪艷介，雪艷跑介。店家、莫怀古上。攔介〕

莫怀古 媽媽你不要乱打！

鴛 兒 我只顧跟她嘔气，老爺來啦，我都不知道。老爺請坐！

莫怀古 （坐介）媽媽，你為何毒打此女？

鴛 兒 不瞞老爺您說，自从我把她买来，她每天哭哭啼啼，不肯接客。她說她又“清”啦，又“白”啦。我們這兒也不管“清”不“清”、“白”不“白”，反正拿銀子买来的人，开開門，挺大的挑費。她不肯接客，我們就都餓死啦。剛才來了兩位闊大爺，平日真舍得花錢，点名兒要雪艷，這不是肥猪拱門嗎？我把她叫出來，叫她上前招待。不想她三言兩語，把人家給气走

啦。眼看着煮熟的鴨子給飛啦！

店家 您听听，敢情逛窯子的老爺們不是“肥豬”，就是“煮熟的鴨子”，這倆錢花的总算不冤。

鴛兒 說着說着，我的氣就不打一处來，我 還得打她！

（打雪艷介）

莫懷古 媽媽，看在卑人的面上，暫時免打。我有話對她言講。

鴛兒 老爺您甭管，她簡直是給臉不要臉。

〔鴛兒又打雪艷介，莫懷古氣，掙扎介〕

莫懷古 鴛兒，你好大胆！（手扶鴛兒打彩介）卑人這裡好言相勸，你執意不聽，竟將此女這般毒打，似你們這當王八、鴛兒的，用金錢買來良家婦女，作此皮肉生涯，不清不白，不仁不義，無廉無耻，又殘又忍，又毒又辣，真真是世間的蝨賊，人群中之禽獸也！

（唱）鴛兒作事太殘忍，

好言相勸你不聽。

送你當官去理論，

逼良為娼問罪名。

似你這樣逼良為娼該當何罪？來來來，我與你當官辯理！（揪鴛兒介）

鴛兒 老爺，您別生氣，我再也不敢打她啦。

店家 你才是“給臉不要臉”哪，這也成啦。她們這種人，就得跟她動橫的。

鴛兒 老爺您想，我們雖是下賤營生，可也是將本圖利。難道拿銀子買來，就白白地养活她不成嗎？

莫懷古 你苦苦叫她接客，不過為的是銀錢。我這裡有銀子一錠，你暫且拿去，待我問她几句。

鵲兒 老爺，您這銀子我不敢接。

莫懷古 却是為何？

鵲兒 我接了老爺銀子，要她擺酒，她不肯陪酒；要她烹茶，她也不肯斟茶，老爺白花了銀子，少不得您也得生一肚子氣。

莫懷古 銀子你只管收下，我一不擺酒，二不品茶。我是要

鵲兒 要怎樣？

店家 八成要住局。

莫懷古 要問她幾句話呀！

鵲兒 這位老爺說話大喘氣，吓了我一大跳。（向雪艷）你聽見了沒有？人家白花花一錠銀子可拿出來啦，人家要跟你說會子話兒，你可別攆扭人家。雖然老爺說不吃茶，我也得替您泡一壺好茶去。（下）

莫懷古 小姐，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誰，因何墮落平康？請道其詳！

〔雪艷不理介〕

莫懷古 啊，小姐為何沉吟不語？

雪艷 （以袖遮面介）座上客官，不知作何生理？

莫懷古 卑人莫懷古，乃浙江舉子，進京會試，路過此地。

雪艷 既是會試舉子，就不該來到此地！

〔冷鍾。莫懷古失色介〕

莫懷古 哦，她倒來了！

店家 這一錠銀子花的真不錯！

莫懷古 小姐休要錯怪，卑人并非尋花問柳而來。是我住在前面店房之中，隔牆听得小姐啼哭，細問店東，方知小

姐墮落風塵，清白自守，是个可憐有志的女子，故尔特来相訪。小姐說明来历，卑人或能設法搭救于你，也未可知。

店 家 可不是嗎？这位客官現住在我們店里，隔牆听見你哭啦，連飯都顧不得吃啦，特意来看你。趁着你領家媽沒在眼前，你何妨說一說你的委曲哪。

〔雪艳偷視莫怀古介，暗点头介〕

莫怀古 小姐不可臥在地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能相攙。你可自己起来，坐在一旁，也好講話。

〔雪艳起介，痛介，跌介，复起介，旁坐，低头介〕

莫怀古 小姐有話，慢慢講来！

雪 艳 客官容稟！（背供介）

（唱）看此人天生就端方模样，
五官正他一定心地純良。
或者是救命星从天而降，（轉向莫怀古）
轉面来对客官細說衷腸：
奴本是苏州人深閨生長，
知詩書通礼义謹守閨房。
都只为奴父母双双命喪，
狠心叔騙卖奴落水为娼。
清白女我豈能作此勾当，
惡鴇兒打得我遍体鱗伤。
这就是奴身世当面言講，
顧客官發惻隱作我慈航。

莫怀古 噢！（背供介）

（唱）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暗想，
不忍看貞节女落水为娼。

倒不如納小星对她言講，（轉向雪艷）

尊小姐我有話对你商量。

小姐，卑人莫怀古，乃浙江錢塘人氏，早举孝廉，家中有妻。今日看小姐在此落难，倘若袖手不管，只恐小姐你不失貞节；便有性命之憂。欲待备得身价銀兩，將小姐贖出妓院，此处又無亲友可投。若与卑人一路同行，有些不便，这、这、这便如何是好？

雪 艷 倘蒙客官相救，出此火坑，情願充一丫环使女，服侍夫人左右。

莫怀古 小姐既肯屈尊，卑人有意將小姐聘为側室夫人，一路赴京。待等会試完畢，一同还乡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

店 家 趁早点头，过了这个村兒，可就沒这个店兒啦。

雪 艷 （背供介）我看此人相貌端方，將來当必大貴。想我薄命人兒，既然落水为娼，还講什么“正室”“偏房”，只好听天由命也！

（唱）听客官要將奴納为小星，

倒叫奴臉含羞难以为情。

想婚姻也是那天緣早定，

总比这在青楼胜似十分。

羞答答走上前低头跪定，

〔雪艷跪介，莫怀古攙介〕

莫怀古 哈哈……

（唱）尊小姐快請起我有話云。

小姐請起。我且問你：你叔父卖你之时，但不知身价多少？

雪 艳 叔父卖奴之时，假說將奴送往舅父家中。卖奴身价，奴却不知。后来听得本院姐妹言講，身价不过百兩。少时鵲兒如若多說，不可相信。

莫怀古 那个自然。(向店家)煩劳店家，叫我那僕人莫成快快送来紋銀二百兩。

店 家 交給我啦。

【店家出介。鵲兒拿茶壺上，相碰介】

鵲 兒 店小哥，你上哪兒去？

店 家 我有事去。

鵲 兒 雪艳这半天可跟这位客官对眼了嗎？

店 家 她現在变了笑容啦。你看看去吧！

鵲 兒 (偷看介)可不是嗎？这回鴨子可煮熟啦。

店 家 这一回煮熟倒是煮熟啦，这才真“飞了”哪。(下)

鵲 兒 老爷，給您沏茶来啦。(向雪艳)好孩子，这不結了嗎！早就該当好好地陪客。

莫怀古 鵲兒，我来問你，这雪艳乃良家女子，不願为娼。不如卑人出些身价，將她贖出。

鵲 兒 好容易她肯接客啦，我非叫她給我混个几十年，掙几百万不可！

莫怀古 你若阻攔从良，来来来，送你当官理論，管叫你人財兩空！

鵲 兒 老爷，您別生气。可是您得給我原来的身价！

莫怀古 那个自然。但不知身价銀多少？

鵲 兒 (背供介)我拿大价兒打他一下兒。(向莫怀古)原价一万兩。

莫怀古 放屁！哪有許多？

雪 艳 她原来买奴之时，不过一百兩銀子。